二

C. T. LOO & CO.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N.Y.

NO. 501

HGT.

LENG.

C. T. LOO & CO.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N. Y.
U. S. A.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鐘鼎文

三代已有文字而今不傳所傳者惟大禹岣嶁山碑比干銅槃銘周宣王石鼓文穆王壇山刻石孔子延陵十字碑及詛楚文之類前人有信之有疑之即如薛尚功鐘鼎款識刻本載有夏琱戈鉤帶銘及商器各種款識余亦未敢信也惟周鐘周鼎及尊彝壺爵卣鬲斝觶觚敦簠簋盉甗匜盤之文尚有可據雖後世亦有依式仿造者而其銘文

之古奧字畫之精嚴決非後人所能僞作故讀書者當先讀六經爲文章之源流講篆隸者當先考鐘鼎文爲書法之源流也

小篆

學篆書者當以秦相李斯爲正宗所謂小篆是也惜所傳石刻惟有泰山二十九字及琅邪臺刻石十二行而已自程邈一變小篆而爲隸書篆學漸廢蓋篆體圓有轉無折隸體方有折無轉絕然相反今人有認漢器款識印章及五鳳題字三公山碑爲篆書者誤矣觀徐鼎臣所模繹山

THE GETTY CENTER
LIBRARY

會稽碣石諸刻僞得秦相三昧而唐之李少溫宋之夢瑛張有元之周伯琦明之趙宧光愈寫愈遠矣　本朝王虛舟吏部頗負篆書之名旣非秦非漢亦非唐非宋且旣寫篆書而不用說文學者譏之近時錢獻之別駕亦通是學其書本宗少溫實可突過吏部老年病廢以左手作書難于宛轉遂將鐘鼎文石鼓文及秦漢銅器欵識漢碑題額各體參雜其中忽圓忽方似篆似隸亦如鄭板橋將篆隸行草鑄成一鑪不可以爲訓也惟孫淵如觀察守定舊法當爲善學者微嫌取則不高爲夢瑛所囿耳獻之之後若

洪稚存編修萬廉山司馬嚴鐵橋孝廉及鄧石如吳山子
俱稱善手然不能過覩察别駕兩公中年書矣

隸書

隸書之名見前後漢書又曰八分見晉書衛恆傳八分者
即隸書也蓋隸從篆生程邈所作秦時已有亦謂之佐書
起於官獄事繁用隸人以佐書之故曰隸書取簡易也篆
用圓筆隸用方筆破圓爲方而爲隸書故兩漢金石器物
俱用秦隸至東京漢安以後漸有戈法波勢各立面目陳
遵蔡邕自成一體又謂之漢隸其中有減篆者有添篆者

有篆隷同文者有全違篆體者魯魚之惑涇渭難分眞書祖源實基于此迨鍾傅一出又將漢隷變爲轉折畫平竪直閒用鉤趯漸成楷法謂之眞書篆隷之道發洩盡矣自此兩晉六朝從事眞書眞書一行隨有行草行草紛雜隷學自掩唐人習者雖多實與漢法愈遠何也唐人用楷法作隷書非如漢人用篆法作隷書也五代宋元而下全以眞行爲宗隷書之學亦漸泯沒雖有歐趙洪氏諸家著錄以發揚之而學者殊少至元之郝經吾衍趙子昂虞伯生輩亦未嘗不講論隷書然郝經有云漢之隷法蔡中郎已

不可得而見矣存者惟鍾太傅又吾衍云挑拔平硬如折刀頭又云方勁古拙斬釘截鐵方稱能事則所論者皆鍾法耳非漢隸也至文待詔祖孫父子及王百穀趙凡夫之流猶勦襲元人之言而爲鍾法似生平未見漢隸者是猶執會元而問其高會以上之言自茫然不知本末矣曷足怪乎 國初有鄭谷口始學漢碑再從朱竹垞輩討論之而漢隸之學復興然谷口學漢碑之剝蝕而妄自挑趯竹垞學漢碑之神韻亦擅自增損識者病之惟長洲顧南原隸辨一作能以諸碑參究其法已開又有吳江陸虔實贈

公吳縣徐友竹處士爲昌其學而終未純耳蓋古碑雖在
用筆不傳無有授受淵源親承指畫如花之初蕊色香未
備栽培既久羣豔爭芳其勢然也今北平有翁覃溪閣學
山左有桂未谷大令吳門有錢竹汀宮詹揚州有江秋史
侍御閩中有伊墨卿太守天都有巴雋堂中翰浙江有黃
小松司馬及江秬香孝廉皆能以漢法自命者而學者自
此日益盛云

隸書生于篆書而實是篆之不肖子何也篆書一畫一直
一鉤一點皆有義理所謂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

是也故謂之六書隸旣變圓爲方改弦易轍全違父法是六書之道由隸而絕至隸復生眞行眞行又生草書其不肖更甚于乃祖乃父遂至破體雜出各立支派不特不知其身之所自來而祖宗一點血脈亦忘之矣老友江艮庭徵君常言隸書者六書之蟊賊余亦曰眞行草書又隸書之蟊賊也蓋生民之初本無文字文字一出篆隸生焉余以爲自漢至今人人習中原有篆隸第爲眞行汨没而人自不知耳何以言之試以四五歲童子令之握管則筆筆是史籀遺文或似商周欵識或似兩漢八分是其天眞本

具古法則篆隸固未嘗絕也惟一習眞行便違篆隸眞行之學日深篆隸之道日遠欲求古法豈可得乎故世之學者雖多鮮有得其要領至視爲絕學有以也夫

唐人隸書昔人謂皆出諸漢碑非也漢人各種碑碣一碑有一碑之面貌無有同者即瓦當印章以至銅器款識皆然所謂俯拾即是都歸自然若唐人則反是無論元宗徐浩張廷珪史惟則韓擇木蔡有鄰梁昇卿李權陸郢諸人書同是一種戈法一種面貌既不通說文則別體雜出而有意圭角擅用挑踢與漢人迥殊吾故曰唐人以楷法作

隸書固不如漢人以篆法作隸書也

或問漢人隸書碑碣具在何唐宋元明人若未見者余荅曰猶之說經宋儒既立漢學不行至　本朝顧亭林江愼修毛西河輩出始通漢學至今而大盛也

顧南原作隸辨實有功于隸書近人所學賴爲圭臬惟所引漢碑半用字原隸韻或無原碑可攷其中亦有沿誤而翁覃溪先生排擊之幾至身無完膚未免過當

許叔重云秦滅經書滌除舊典官獄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余亦曰三國既分圖籍無徵鍾法

一變遂有眞書流爲行草而隸書由此絕矣

書法分南北宗

畫家有南北宗人盡知之書家亦有南北宗人不知也嘉慶甲戌春三月余至淮陰謁阮雲臺先生時先生爲七省漕務總督欵留者竟日論及書法一道先生出示南北書派論一篇其畧曰書法變遷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反于古葢由篆變爲隸隸變爲眞書行草其轉移皆在漢末魏晉之間而眞書行草之分爲南北兩派者則東晉宋齊梁陳爲南派趙燕魏齊周隋爲北派也南派由鍾繇衛瓘及

王羲之獻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褚遂良北派由鍾繇衛瓘索靖及崔悅盧諶高遵沈馥姚元標趙文深丁道護等以至歐陽詢顏眞卿柳公權南派不顯于齊隋至貞觀初乃大顯太宗獨喜羲獻之書至歐陽虞褚皆習蘭亭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然此時王派雖顯縑楮無多世間所習猶爲北派及趙宋閣帖一行不重碑版北派愈微故竇臮述書賦自周至唐二百七人之中列晉宋齊梁陳一百四十五人於北朝不列一人其風遷派別可想見矣不知南北兩派判若江湖不相通習南派乃江左風流疏

放妍妙宜于啓牘北派則中原古法厚重端嚴宜于碑榜宋以後學者昧于書有南北兩派之分而以唐初書家舉而盡屬羲獻豈知歐褚生長齊隋近接魏周中原文物具有淵源不可合而一之也眞爲確論余以爲如蔡蘇黃米及趙松雪董思翁輩亦昧于此皆以啓牘之書作碑榜者已歷千年則近人有以碑榜之書作啓牘者亦毋足怪也

六朝人書

晉宋南北齊梁陳隋之間工書者林立兩晉稱二王之妙南北重崔盧之書又羊欣阮研徐淮南陶隱居姚元標丁

道護等皆其選也據金石萃編所載六朝碑刻有一百四十餘種近阮宮保孫淵如黃小松趙晉齋諸家所藏又益二三十種其間如刁遵高湛鄭昭道元太僕啓法寺龍藏寺諸碑實歐虞褚薛所祖惟時值亂離未遑講論文翰甚至破體雜出錯落不檢而刻工之惡劣若生平未嘗識字者諸碑中竟有十之七八可笑也

唐人書

有唐一代之書今所傳者惟碑刻耳歐虞褚薛各自成家顏柳李徐不相沿襲如詩有初盛中晚之分而不可謂唐

人諸碑盡可宗法也大都大歷以前宗歐褚者多大歷以後宗顏李者多至大中咸通之閒則皆習徐浩蘇靈芝及集王聖教一派而流爲院體去歐虞漸遠矣然亦有刻手之優劣一時之好尚氣息之相通支分派別難以一槩而論即如經生書中有近虞褚者有近顏徐者觀其用筆用墨適非宋人所能跂及亦時代使然耳今之學書者自當以唐碑爲宗唐人門類多短長肥瘦各臻妙境宋人門類少蔡蘇黃米俱有毛疵學者不可不知也

有專一代崇尚釋氏觀其奉佛念經俱承梁隋舊習非高

祖太宗輩治爲作俑也有唐一代崇尚法書觀其結體用筆上承六朝舊習非率更永興輩自爲創格也今六朝唐碑具在可以尋繹

宋四家書

董思翁嘗論宋四家書皆學顏魯公余謂不然宋四家皆學唐人耳思翁之言誤也如東坡學李北海而參之以參寥山谷學柳誠懸而直開畫蘭畫竹之法元章學褚河南又兼得馳驟縱橫之勢學魯公者惟君謨一人而已葢君謨人品醇正字畫端方今所傳萬安橋碑直是魯公中興

須相州書錦堂記直是魯公家廟碑獨行草書又宗王大令不學爭坐帖一派乃知古人所學入各異途變化莫測不可以臆見論定總之宋四家皆不可學學之輒有病蘇黃米三家尤不可學學之不可醫也

坡公書昔人比之飛鴻戲海而豐腴悅澤未有禪機余謂坡公天分絕高隨手寫去修短合度並無意為書家是其不可及處其論書詩曰我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自謂不學可又曰端莊雜流麗剛健含阿娜眞能得書家元妙者然其戈法殊扁不用中鋒如書表忠觀碑醉

翁亭記柳州羅池廟碑之類雖天趣橫溢終不是碑版之書今類帖中所收及陳眉公集刻晚香堂帖有眞蹟有偽蹟夾雜其中若秋碧堂所刻之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賦孔氏玉虹樓所刻之小字表忠觀碑全是惡札何嘗是坡公眞蹟耶故友蔣藝萱中進士後酷喜蘇書余勸之不可學藝萱不以爲然余問之曰君自學蘇書後每書一幅心中可得意否曰實自得意余告之曰此即受病處也藝萱深服余言余年逾五十自分無有進境亦不能成家只蘇書終其身孰知寫未三四年毛病百出旋復去之適知

坡公之書未易學也
余弱冠時輒喜學山谷書雖老學見之亦爲稱賞不置心甚疑焉因求教於林鐵槎先生先生一見詠書便云子錯走路頭矣因問曰將奈何先生曰必學松雪翁書方能退轉也後見馮定遠論山谷詩以爲江西粗俗槎枒之病一入筆端便九牛拔不出必以義山西崑諸體退之乃悟先生之言之妙由此觀之山谷之詩與書皆不可沾染一點
余謂文衡翁老年書亦染山谷之病終遜於思翁沈石田無論矣

米書不可學者過於縱蔡書不可學者過於拘米書筆筆飛舞筆筆跳躍秀骨天然不善學者不失之放卽失之俗如 國朝書家盛推姜西溟汪退谷何義門張得天諸公皆一時之選余謂西溟拘謹少變化退谷書能大而不能小義門書能小而不能大惟得天能大能小然學之殊令人俗何也以學米之功太深也至老年則全用米法至不成字卽如查二瞻本學思翁老年亦用米法終不能成家也

趙松雪

或問余宋四家書旣不可學當學何書爲得余曰其惟松雪乎松雪書用筆圓轉直接二王施之翰牘無出其右前明如祝京兆文衡山俱出自松雪翁　本朝如姜西溟汪退谷亦從松雪出來學之而無弊也惟碑版之書則不然碑版之書必學唐人如歐褚顏柳諸家俱是碑版正宗其中著一點松雪便不是碑版體裁矣譬如淸廟明堂林居野館截然兩途豈可渾而一之哉或曰然則何不逕學唐人而必學松雪何也余曰吾儕旣要學書碑版翰牘須得兼備碑版之書其用少翰牘之書其用多猶之讀三百篇

國風雅頌不可偏廢書道何獨不然

總論

余嘗論工畫者不善山水不能稱畫家工書者不精小楷不能稱書家書畫雖小道其理則一昔人謂右軍樂毅論爲千古楷法之祖其言確有理據蓋黃庭曹娥像讚非不妙然各立面目惟樂毅沖融大雅方圓適中實開後世館閣試策之端斯爲上乘如唐之虞褚元之趙明之文祝皆能得其三昧者也

碑榜之書與翰牘之書是兩條路本不相紊也董思翁云

余以黃庭樂毅眞書放大爲人作榜署書每懸看輒不佳思翁不知碑帖是兩條路而以翰牘爲碑榜者那得佳乎古來書碑者在漢魏必以隸書在晉宋六朝必以眞書以行書而書碑者始於唐太宗之晉祠銘李北海繼之北宋之碑尚眞行參半迨米南宮父子一開風氣至南朝告敕碑碣則全用行書矣總之長箋短幅揮灑自如非行書草書不足以盡其妙大書深刻端莊得體非隸書眞書不足以擅其長也

思翁于宋四家中獨推服米元章一人謂自唐以後未有

過之此所謂僧贊僧也蓋思翁天分高絕趙吳興尚不在眼底況文徵仲祝希哲輩耶元章出筆實在蘇黃之上惟思翁堪與作敵然二公者皆能縱而不能伏能大而不能小能行而不能楷者何也余謂皆坐天分過高之病天分高則易于輕視古人筆筆皆自運而出故所書如天馬行空不受羈束全以天分用事者也

米元章董思翁皆天資清妙自少至老筆未嘗停嘗立論臨古人書不必形似此聰明人欺世語不可以為訓也吾人學力既淺見聞不多而資性又復平常求其形似尚不

能況不形似乎譬如臨蘭亭序全用自己戈法亦不用原本行欵則是抄錄其文耳豈遂謂之臨古乎

凡應制詩文牋奏章疏等書祇求文詞之妙不求書法之精只要勻稱端正而已與書家絕然相反元章自敘云古人書筆筆不同各立面目若一一相似排如算子則奴書也

或有問余云凡學書畢竟以何碑何帖爲佳余曰不知也昔米元章初學顏書嫌其寬乃學柳結字始緊知柳出于歐又學歐久之類印板文字棄而學褚而學之最久又喜

李北海書始能轉折肥美八面皆圓再入魏晉之室而兼乎篆隸夫以元章之天資尚力學如此豈一碑一帖所能盡

虞道園云坡谷出而魏晉之法廢米元章黃長睿乃知古法雖過高之論然其言甚確

張丑云子昂書法溫潤閑雅遠接右軍第過為妍媚纖柔殊乏大節不奪之氣非正論也褚中令書昔人比之美女嬋娟不勝羅綺而其忠言讜論直為有唐一代名臣豈存區區筆墨間以定其人品乎

一人之身情致蘊于內姿媚見乎外不可無也作書亦然古人之書原無所謂姿媚者自右軍一開風氣遂至姿媚橫生爲後世行草祖法今人有謂姿媚爲大病者非也

思翁書畫俱是大作手其畫宗北苑而兼得大小米之長尙在第二乘惟書法無古無今不名一格而能卓然成家蓋天資高妙直在古人上也余嘗見思翁一畫卷用筆淹潤秀絶人寰後有欵云時年八十有一又見一書卷臨鍾王虞褚顏柳及蘇黃諸家後有題云此數帖余臨仿一生纔得十之三四可脫去拘束之習書時亦年八十一夫以

思翁之天資學力尚作書作畫老而不衰自成大家也
近日所稱海内書家者有三人焉一爲諸城劉文淸公一
爲錢塘梁山舟侍講一爲丹徒王夢樓太守也或論文淸
書如枯禪入定侍講書如布帛菽粟太守書如倚門賣俏
余謂此論太苛文淸本從松雪入手靈峭異常而誤於淳
化閣帖遂至模稜終老如商鼎周彝非不古而不適于用
侍講早年亦宗趙董惟自壯至老筆筆自運不屑依傍古
人故所書全無帖意如舊家子弟不過循規蹈矩飽暖終
身而已至太守則天資淸妙本學思翁而稍沾笪江上習

氣中年得張樗寮眞蹟臨模遂入輕佻一路而姿態自佳如秋娘傅粉骨格清纖終不莊重耳三公者余俱嘗親炙奉爲圭臬何敢妄生議論然見文清笑侍講爲竈下老婢侍講亦笑文清爲滕公佳城太守笑兩公兩公亦笑太守雖文人相輕自古而然而謂三公必傳可與松雪思翁爭席者則吾未敢信也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總論

唐張彥遠名畫記云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六功四時並運發于天然非由述作又曰象物必在於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於立意而歸於用筆此千古不易之論也故凡古人書畫俱各寫其本來面目方入神妙董思翁嘗言董源寫江南山米元暉寫南齊山李唐寫中州山馬遠夏珪寫錢塘山趙吳興霅苕

雪山黃子久寫海虞山是也余謂畫美人者亦然浙人僅浙臉蘇人像蘇粧或各省畫人物者亦總是家鄉面貌雖用意臨寫神采不殊蒸習見熟聞易入筆端耳猶之倪雲林是無錫人所居祗陀里無有高山大林曠途絕巘之觀惟平遠荒山枯木竹石而已故品格超絕全以蕭澹勝人是即所謂本來面目也若說病討藥限韻賦詩死法矣安能妙乎

畫當以山水爲上人物次之花卉翎毛又次之唐宋之法以刻畫爲工元明之法以氣韻爲工　本朝惲南田則又

以姿媚爲工矣然三者皆所難能也
畫家有南北宗之分工南派者每輕北宗工北派者亦然
南宗余以爲皆非也無論南北只要有筆有墨便是名家
有筆而無墨非法也有墨而無筆亦非法也
國初王秋山高其佩皆工於指頭畫自此開端遂徧天下
然賞鑒家所不取也又有以指頭書者又有以箸削尖作
字者謂之借箸書余謂凡此之類皆不可以爲訓書畫之
事以筆寫尚難于工況以指以箸耶又如左手書足寫書
或以口啣筆作書俱不足爲奇吾所不取猶之以鼻吹簫

箇以足打十番是皆求乞計耳豈可謂絕技乎
作僞書畫者自古有之如唐之程修已僞王右軍宋之米元章僞褚河南不過以此游戲未必以此射利也 國初蘇州專諸巷有欽姓者父子兄弟俱善作僞書畫近來所傳之宋元人如宋徽宗周文矩李公麟郭忠恕董元李成郭熙徐崇嗣趙令穰范寬燕文貴趙伯駒趙孟堅馬和之蘇漢臣劉松年馬遠夏珪趙孟頫錢選蘇大年王冕高克恭黃公望王蒙倪瓚吳鎮諸家小條短幅巨冊長卷大半皆出其手世謂之欽家款余少時尙見一欽姓者在虎邱

買書畫貧苦異常此其苗裔也從此遂開風氣作僞日多就余所見若沈氏雙生子老宏老堅吳廷立鄭老會之流有眞蹟一經其眼數日後必有一幅字則雙鈎廓塡畫則模仿酷肖雖專門書畫者一時難以此獲鉅利而愚弄人不三十年人既絶没家貧蕩盡至今子孫不知流落何處可嘆也尙何書日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此之謂歟

余生平遊歷不過六七省見有一才一藝者無不默識其人而於書畫一道尤爲留心工書者固多工畫者亦復不

少嘗與友人論及書畫兩事較時文似易而實難時文易於中式書畫難於入彀試看中舉人進士者通天下計之三年內必有二千餘人工書工畫者通天下計之三年內數不出一兩人也因就平生所見工畫者彙而記之各爲小傳云

畫中人

錢載號籜石秀水人乾隆壬申進士官至禮部侍郎能詩工寫生不甚設色蘭竹尤妙書卷之氣溢于紙墨間直在前明陳道復之上余少時尚見之

元勳字湘洲山陰人少未讀書而喜於畫人物尤其所
嘗爲余臨宋本先武肅王像出筆如篆自在遊行恐吳
子亦不能過之也年八十餘卒
三錫字懷邦自號竹嶺太倉人王日初弟子也山水宗
大癡而加之以秀潤當時與張墨岑齊名遊歷名山幾遍
天下得其片紙如獲球璧余與竹嶺爲忘年交有膝上鳴
秋圖其所繪也年八十餘尚喜遨遊山水
王宸號蓬心爲麓臺司農曾孫以舉人官內閣中書出知
湖南永州府知府畫宗家法多用渴筆蒼勁中有氣韻爲

海內所稱太守在京時有小僕陳桂者窮甚夜惟一被而桂甚孝嘗以被覆母而已則和衣以睡太守憐之爲作山水小幅上題云刮毛龜背不成氈破被將來老母眠戲語山僮休悵望爲伊十指換青錢後題云此畫懸之市肆當有好事者以布衾易之也其風趣如此畢秋帆先生云太原子弟俱能動筆作畫太守其尤著者也

羅聘號兩峯江都人嘗受業於金冬心先生山水人物俱工頗有逸趣其畫梅宗華光長老善畫鬼有鬼趣圖　嘗代王公大人騷人墨客題詩幾遍余初至京師識其人往

求最密其妻方白蓮子允紹允纘俱傳其學

徐堅字孝先號友竹又字覲園吳縣光福人少貧苦而好學凡詩文書畫橅印皆能自闢門徑追蹤古人嘗臨董北苑夏山煙靄江貫道秋山雨霽諸卷海內名公鉅卿俱有題贈余十餘歲時即識之年八十八而卒

余集號秋室仁和人乾隆丙戌進士官至翰林侍讀學士工書而喜畫人物宗陳老蓮畫美人尤妙京師人稱之曰余美人年八十餘倘能作蠅頭小楷

陸燦號星三長洲人工人物花卉長于寫眞乾隆庚子奉

旨召寫　御容其弟子尤伯宣亦吳中傳眞妙手也

姚仔號笠山爲鄒小山宗伯書畫弟子工於人物乾隆三十二年　高宗南巡嘗獻畫冊　賞荷包等物至今錫山工人物者猶傳其派

張敔號雪鴻江寧人中山東鄉舉人任湖北竹山知縣以冒籍事去官遂徧遊海內工于寫生可以突過陳白陽能左右手書畫尤奇雙鉤推移樹二一牘有黃華眞近時筆見者年七十餘卒

陶鼎號笠亭江都人工山水花卉臨模宋元明各家略備

惟少書卷氣余初至邗上識之又有虞蟾字步青者亦工
山水其學相似
華冠號吉崖無錫人傳眞妙手山水樹石亦工嘗爲質府
賓客官四川司馬　仁宗在潛邸識其人　召寫
御容　賞賚甚厚
史鳴鶴字松喬江都人畫梅宗王元章一派千枝萬蕊著
手成春大小幅俱臻絕妙與山陰童二如截然兩途童以
蒼老勝史以韻致勝亦各人出筆也余嘗有詩贈之云佛
謙寫得一枝春玉立冰姿越有神酒醒夢回明月夜欲呼

小宋是前身宋器之有梅花喜神譜自稱曰小宋嘗介余刻梅譜一卷旋為祖龍取去

張賜寧號桂巖直隸滄州人為南通州判官山水宗石田翁或似文待詔粗豪之筆花卉人物雖不甚工而落筆有奇氣乾隆壬子歲余入都見憫忠寺方丈畫濟顛一幅頗得吳道子法因識其人遂成莫逆其子百祿傳父學亦官江南稍勝乃翁矣

華開號芹圃烏程人與同邑陸棣園學畫于沈芥舟山水人物花卉俱妙芹圃沒後其夫人徐氏號湘生亦能畫尤

善傳眞兼能畫婦人至今猶在年近八十矣

陸楷號棋圃其學與芹圃略相似與余同館吳門春暉堂

陸氏者三年後棋圃無所遇坎坷以終

秦儀號梧園無錫人工山水宗趙大年入王石谷一派畫

楊柳尤工人稱曰秦楊柳

黃震號竹廬鎮洋人山水宗太原尤工人物畫古聖賢像

翎毛花卉亦其所長與余同寓畢秋帆尚書家

金鐸字亦山本太湖廳人流寓于蕪湖者四十餘年山水

在石田衡山之間亦工花卉

方薰號蘭坻石門人能詩工山水淹潤如南田翁又工花卉近白陽山人與奚鐵生齊名寓桐鄉金比部德輿家最久余嘗訪之爲余作前舟網網張空水後有蓑翁獨坐看詩意

奚岡號鐵生錢塘人工山水筆墨蒼秀得思翁南田兩家法老年入李檀園一派爲浙中畫家巨擘近日杭人言書法者必宗山舟言畫學者必宗鐵生此亦一時好尙鐵生嘗爲余作養竹山房圖又似雲林生蓋其天分極高無一點塵俗也

王學浩號椒畦崑山人乾隆丙午舉人工山水亂頭粗服殊有理趣晚年入沈石田之室近吳中畫學咸推椒畦為第一云

朱本號素人江都人工山水筆端頗橫不受羈束北遊京師與陽湖朱昂之青笠泰州朱鶴年野雲齊名號為三朱

黃易號小松錢塘人松石先生子官山東濟寧運河同知工漢隸書尤邃于金石文字偶畫山水入李檀園查梅壑一派可稱逸品

周左號漁石鄞縣人工人物為余臨上官周鹿門偕隱圖

見者無不稱賞

汪炳文號星莽江寧人工山水人物秀韻莫比中舉人後會試十次不第余在京師識之官桃源教諭

宋葆醇號芝山山西安邑人舉人不甚畫山水畫則必宗北宋精于賞鑒流寓揚州爲廣陵書院山長沒時年近八十矣

周瓚號采巖吳縣横塘人工山水人物細逾毛髮用唐宋人法識者謂自仇十洲後無此種筆墨矣阮雲臺宫保爲浙江巡撫時常在幕府然吳門士大夫鮮有知其人者

吉煌號鏡水鄞縣人工人物界劃筆妙絕一世今之仇實父

也嘗贈余試茶圖一幅見者莫不歎賞

張應均號東畬長洲人以明經官四川知縣

嘗爲富陽相國代筆與董耕雲楷同在

倉李大令祥鳳也

馬履泰號秋藥錢塘人乾隆丁未進士官至太常寺卿能

詩工畫筆下頗有奇氣近金壽門

胡鐘號蘭川江寧人乾隆丁酉舉人官雲南澂江府知府

工山水書法亦精篆隸正草各體俱備

孫銓號少迂崑山舉人以南滙教諭保舉官山東惠民知縣工于山水蒼秀有法書宗趙董爲諸王記室最久

李榮號散木錢塘人少未讀書好學不厭能詩工書尤愛六法俱臻妙境山水初宗石谷後入思翁南田一派又工蘭竹花卉嘗爲諸幕府書記有名公卿間殁于粵東可惜也

殷華號秋穀工山水花卉能詩與余同寓虎邱秋穀嘗作畫百幅乘海舶散布海東諸國夷人有得之者珍爲至寶亦以海物爲潤筆余贈其楹帖云筆底煙花傳海國袖中

詩句落吳船
吳文徵號南薌歙縣人流寓山左能詩尤工書畫凡篆隸眞草山水人物花卉翎毛以及刻碑模印諸事莫不通而習之嘉慶十八年以布衣詣　闕上書奉　旨回籍不加罪也晩年嘗寓吳門行醫自食可稱奇士
潘恭壽字愼夫自號蓮巢丹徒人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無所不工又能模印當時與王夢樓太守常到吳門人有得其片紙者如獲至寶余嘗乞其畫佛像一幅絕似丁南羽近時鮮有其比

錢塘字鹿泉其先本山陰籍遊幕蜀中遂爲成都人自號梅花和尚不薙髮不披緇狀貌雄傑修髯過腹爲人豁達不羈而豪于飲喜吟咏善顛草畫梅尤入妙品醉後落筆逸趣橫生自謂醒時不及也嘗愛虎邱之勝築生壙于後山左右俱植梅花自題其墓柱曰槐夢醒時成大覺梅花香裏證無生以嘉慶戊寅年卒于吳門其故人周揚齋太守葬之遂其志也

侯雲松號青甫江寧舉人工花卉淹雅可愛書法亦精嘗畫松竹圖壽余六十較張雪鴻大令別出機杼

汪梅鼎號瀞雲休寧人中乾隆癸丑進士山水花卉皆臻絕妙其出筆之雅似不食人間煙火者咸謂之南田後身嘗與王鐵夫同寓揚州廣儲門之樗園余過訪之相得甚歡

錢楷號裴山嘉興人中乾隆己酉會試第一入翰林官至安徽巡撫巍科碩望政事明能為海內稱重而不知其詩之精畫之妙也余嘗得中丞山水小幅其法在思翁煙客之間上題小詩云萬壑千巖夢乍回還教弱翰寫蒼苔莫嫌下筆多凝滯瘴海寒雲撥不開此幀蓋在粵西提督學

政時所作也
錢維喬號竹初陽湖舉人稼軒司寇之弟官鄞縣知縣山水用家法稍遜于司寇嘗爲余作寫經樓圖氣韻頗似元人
黃鉞號左田蕪湖人乾隆乙卯進士今官戶部尚書山水喜宗北苑而爲余畫秋林曳杖一幅又似倪黃合作先太安人九十壽誕尚書爲作金萱圖直是白陽山人矣隨筆點染變化莫測皆成絕妙所著有畫品二十四則仿司空表聖例也其弟子王子卿太守灤中嘉慶辛酉進士亦工

山水嘗畫梅花溪上圖爲贈知其學有淵源

萬承紀號廉山江西南昌人以明經補授江蘇知縣三任三巳擢海防司馬山水宗吳仲圭亦工蘭竹篆書尤其所長在江南二十年名聲籍甚

裘世璘號守齋儀徵人以貲爲郎歷任浙江知縣捐陞道員署江西驛鹽道能詩工花卉宗虞山蔣相國一派

程壽齡號漱泉甘泉人中嘉慶壬戌進士入翰林擢右春坊庶子工篆隸眞草山水人物花卉白描俱備爲人孤峭寡言語不輕與人交接而聰明絕世至于詞曲及笙笛簫

管之屬咸能通習與同邑諸生王古靈應祥齊名

姚元之字伯昂桐城人中嘉慶乙丑進士授翰林編修陞侍講工於花果翎毛落筆蒼秀如石田翁亦畫山水近華秋岳寥寥數筆精妙入神

改琦號七薌其祖本北直隸人官松江遊擊遂占籍華亭工山水人物有聲蘇松間小楷亦精天然丰秀

王霖號春波江寧人官福建鹽場大使工山水人物花卉作只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詩意一幅殊妙

盛惇大號甫山陽湖人官內閣侍讀工山水近黃大癡

屠倬字琴隖錢塘人嘉慶丁卯進士入翰林出知儀徵縣有政聲工書山水宗北苑而喜用側筆又近雲林

顧洛號西棋錢塘人工花卉人物而尤以美人得名筆下有書卷氣嘗見其爲阮雲臺宮保畫花影吹笙圖又有曉粧圖扇頭俱妙絕一時恐六如十洲無此韻致

徐鉽號西澗錢塘人諸生能詩工山水嘗乞奚鐵生指授中年頗近大癡

陳鴻壽號曼生錢塘人以選拔得縣令官至海防司馬引疾歸花卉宗王酉室山水近李檀園嘗官宜興用時大彬

法自製砂壺百枚各題銘欵人稱之曰曼壺于是競相效法幾徧海內余謂曼生詩文書畫印章無所不精不意竟傳于曼壺亦奇事也

丁以誠號義門丹陽人工于傳真中年補山水花卉皆成絕妙

陸鼎號鐵簫吳縣人工山水人物兩耳俱聾終身不娶以筆墨自給若有所甚適焉者嘗有句云買山無計憑人笑却寫青山賣與人爲一時傳誦

馬㽞千陝西乾州人能傳眞工于界劃適畢秋帆先生爲

陝西巡撫撰刻關中勝蹟圖志延畫工入署繪圖時董耕雲黃竹廬諸君皆在幕府爲指示之又命臨摹宋元明各家畫學自此大進爲畢公作行樂圖二十四幅無不稱賞焉

金鵠泉吳縣香雪海人少爲木工喜于畫嘗寓吳門繆松心進士家松心精于賞鑒家藏李營丘江南半幅及諸元明人畫極多皆命臨摹咄咄逼人亦奇士也

胡桂號月香吳人少時爲梨園子弟在景山最久而工於山水酷似南田　高宗愛其筆墨嘗　召入內府呼之

曰桂花嘉慶四年三月仍 命供奉 內廷年已五十餘矣凡 內府所有 賞賜諸王公貴人畫扇皆其筆也余于戊午冬入京識其人謹飭謙雅澹于榮祿外人鮮有知者其子九思號默軒亦工畫山水無有乃翁之秀色矣

僧主雲吳興人為西湖淨慈方丈工山水能書俱宗華亭尚書今之巨然也余每至湖上主雲必攀留坐談終日不倦年七十餘尚能作書畫

僧鐵舟湖北武昌人工蘭竹能詩天姿清妙有名江淮間畫當勝于鄭板橋亦貫休齊已一流人也歿葬虎邱後山

余爲題其墓
僧懶庵俗姓沈長洲人爲畫禪寺方丈工山水能詩今退院住善慶庵築精舍數間種竹澆花有蕭然自得之致

C. T. LOO & CO.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N. Y.

NO. 501

HGT.

LENG.

2616-300 v.11